



责编/范亚湘  
美编/吴志立  
校对/肖应林

仲春三月,万物复苏,湘江之畔的望城大地在熹微中渐渐苏醒。我缓步踏上雷锋大道,足下是坚实平整的沥青路面,两旁香樟成行、玉兰吐蕊,车流如织却井然有序,行人驻足亦面带从容。道旁镌刻着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的户外广告泛着温润光泽,仿佛时光并未走远,而是一直在这条路上静静伫立,守望着一座城的初心与奔赴。

雷锋大道不只是一条物理意义上的城市干道,更是一条精神延展的动脉,它承载着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,激励全县上下凝心聚力、奋发有为。它南起长沙望城坡319国道,北抵望城县高塘岭镇城白公路,全长约17公里,如一道舒展的银线,将星城繁华与望城新貌紧密相连。

回望历史长河,1992年11月24日,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,雷锋大道建设工程正式破土动工。那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,从勘测设计,到征地拆迁,再到路基铺设,无数建设者怀揣着改变家乡的炽热信念,披星戴月、栉风沐雨,用

## 行走在雷锋大道上

杨学成

汗水与忠诚,经过七载春秋,于1999年12月26日建成通车。

曾几何时,“望城”二字在长沙人的版图中,似乎总隔着一层难以逾越的山水阻隔。从望城通往长沙主城区,主要依赖那条雷高公路。路面狭窄坑洼,晴天尘土飞扬,雨天泥泞难行。车辆行驶其上,颠簸摇晃,一方面耗时长,另一方面制约了人员流动与物资的集散。对于亟须融入省会经济圈、寻求突破发展的望城而言,这条滞后的交通动脉如同一道无形的枷锁,紧紧束缚着这片热土的手脚,让丰富的资源难于转化,那时的望城人望城心态,心中充满的是“咫尺天涯”的焦灼与期盼。

大道通,则百业兴。沿路望去,现代化产业园拔地而起,物流企业纷至沓来,商业综合体人气鼎盛。它向南,无缝对接长沙“三环”与“四横五纵”快速路网,使望城从“郊区”变为“主城功能拓展区”;向北,延伸串联起乔口渔都、靖港古镇、铜官窑古镇三大文旅板块,催生“一廊串三珠”的全域旅游新格局。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成倍增加,这是大道所赋予的时空压缩效应与要素集聚效应的必然回响。

行走其间,我常于岳麓大道交会口驻足。此处车流如龙,高架桥飞跨而过,地铁4号线隧道在地下无声穿行。一位白发老农坐在道旁长椅上,膝上摊开一张1992年开工时的老照片,指着照片中那个年轻身影微笑:“那时修路,我们挑土方、搬石块,手磨破了,心却是热的。现在坐公交十分钟到溁湾镇购物,孙子坐地铁二十分钟到师大附

中上课,雷锋大道真把日子拉近了。”

如今,雷锋大道两侧楼宇林立,玻璃幕墙映照云影天光;即将开通智能公交站牌实时显示车辆到站信息;非机动车道上,骑行者头盔反光如星点闪烁;人行道嵌入式充电桩悄然服务着电动滑板车与共享单车……科技在此生长,却从未消解温度。每逢学雷锋纪念日,沿线中小学组织“小雷锋”志愿岗,为过往司机递上温水;社区“道德银行”积分可兑换大道沿线公园的公益保洁服务;甚至道路养护公示牌上,也印着雷锋日记摘录:“人的生命是有限的,可是,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……”

行至终点高塘岭,雷锋大道在夕阳下泛着沉静而坚定的光泽。它不单是一段近17公里的物理距离,更是望城人用7年光阴写就的一封致时代的长信,信中写着对信仰的笃定,写着对百姓的赤诚,写着对发展的清醒,更写着一种穿越时代的接力。当年挥筑奠基的建设者,今日已是银发苍苍;而他们的孙辈,正站在智能驾驶测试车上,驶向更辽阔的未来……

暮色渐浓,华灯初上。整条大道次第亮起,宛如一条流动的星河,静静奔涌向长沙主城的方向,也奔涌向中国现代化的壮阔征程。我放慢脚步,听见风拂过香樟叶的沙声,听见远处高铁呼啸而过的微鸣,听见孩童追逐嬉笑的清脆笑声。这声音交织在一起,正是新时代最动人的交响。

一起阅山河·名家看望城  
投稿邮箱: 632584215@qq.com  
长沙市望城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长沙晚报社 举办

## 奶奶的星空

易丽霞

我是在夜行的火车上得到奶奶去世的消息。母亲给我打来电话,声音低沉忧伤,我的心瞬间沉落,觉得窗外无边的黑暗向我压来,让我无法呼吸。继而悲伤漫溢胸口,泪水奔涌而出。

火车并不理会我的悲伤,它在暗夜里奔跑,似乎要将我带入更深的黑暗里。窗外不时闪现的灯光,如茫茫海面上的渔火,稍稍安抚了我的心。

半个月前奶奶突然摔倒了,前额与后脑勺都摔了一道大口子,左耳朵旁还鼓起一个大包。可怜的奶奶应该是向前摔倒后慢慢爬起来,结果体力不支又往后倒下了。姑妈忙把她送到医院,包扎伤口,各种检查,医生说情况很不乐观。因为奶奶年事已高,身体器官都处于衰竭状态,治疗的意义不大,随时有生命危险。这一跤不仅仅是皮外伤,它把风烛残年的奶奶推到了生命的边缘。

在医院住了5天,感觉伤口不疼了,奶奶吵着要回家。家人听从医生的建议,开了一些药,把奶奶接回家。回家后奶奶就不怎么吃东西了,身体内部的伤痛正慢慢袭来。我给她喂水,她只喝两小口。她时而躺下,时而坐起来,各种不适折磨着她。奶奶身体虚弱,也不怎么说话,但疼痛有时使她忍不住呻吟。我们陪着她,安抚她,为她按摩,尽力减轻她的痛苦。

今天不得已要出趟远门,我抓紧忙完手头的事,想着快点回家陪奶奶,没想到她竟别我而去!

深夜,我回到老家。奶奶安详得像睡着了一样,我放声大哭,喊着:“奶奶,奶奶,你醒醒,我回来了!”奶奶没有答应我,没有为我睁开眼露出慈祥的笑容,没有起身为我泡一杯茶听我诉说对她的想念,没有对我说她的哪里又不舒服了。我跪在她的身边,久久地,止不住地泪流。

奶奶也许可累了,她走过一生长长的路,需要好好休息了。

奶奶没读过书,但她知道不少的故事。小时候,夏夜纳凉或坐在冬夜的火炉旁,我爱缠着奶奶讲故事。奶奶总是积极乐观地对待生活,遇到困难从不言苦,只想办法解决。爷爷奶奶共养育三个孩子,还有公公婆婆要照顾。爷爷年轻时体弱多病,更多的家庭重担落在奶奶身上。她没有抱怨,白天出工,晚上在灯下缝补,用勤劳和坚韧撑起一个家。

帮衬儿女,带大孙子,奶奶的青丝也熬成银发,稳健的步伐变得蹒跚,疾病纷纷而来,最后使她毫无招架之力,猝然倒下。

在两天的祭奠时间里,我几乎都陪着奶奶。奶奶一定会回到阔别多年的故土,心之所向,山高水长,奶奶要慢慢地走。她不用担心这一路还有辛劳牵挂,她可以放心地离开了。

送别奶奶回到家里,我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的,不自觉地又走进奶奶的房间。一切陈设都未改变,无比熟悉与亲切,但它们再也等不来主人,我再也见不到奶奶了。悲伤忽地袭来,泪水又模糊了我的眼睛。奶奶陪伴了我半个世纪,她安抚过襁褓中爱哭的我,牵着我稚嫩的手送我去学堂,住校读书时为我送菜加强营养,参加工作教导我做人的事,结婚时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嘱咐……她在我身边,熟悉得仿佛永远不会离开一样,可岁月的列车还是无情地带走了她,只把绵长的回忆和想念留给了我。

想奶奶了就仰望夜空吧。我想,夜空中一定多了一颗叫“奶奶”的星。她明亮,璀璨,闪耀在天际。



李瑞画

## 泉水般动听的鸟鸣

邱凤姣

灰色的云从天空一角如水渍洒开,不经意时便细雨飞花,天地间水雾茫茫。上山的小径越发松软,石阶边的野苜蓿一丛丛地绿得新鲜。两只蛇尾鸟从串满花穗的白樺木中惊起,倏忽消失在远处的树林里。一串响亮而急促的鸟鸣从树林那边传来,裹着雨雾,直冲云层,那是白颊噪鹛独有的“重金属摇滚嗓”在林中发出的呼啸,似在警告来人休得进入它的领地。

通往树林的路,是多年前前山脚的村民上山种地耕田的必经之路,也是山上人家与外界联结的绿色纽带。当山上最后一户老人因为腿脚不便搬迁到村里以后,荆棘与灌木便在路的上空织成拱门。每年清明节前后,远道回来的子孙握着砍刀上山,经过这条路,就像怀着仪式感穿过重重拱门,去参加一场肃穆的祭拜。

树林似乎漫无边际。在树林的外围,东一树西一树地开着白色山李花。一只褐色胸脯的大鸟忽然从一棵李树上飞起,弧形的翅膀碰落花朵上的水珠,扑簌簌地落在漫步者的头上。再过去些日子,花落尽,李树细长的枝上会缀着些豆大的青李。那么多的鸟,白颊噪鹛、白头鹇、红嘴相思鸟、乌鸫……它们忙着筑巢、生蛋,像羽毛般在林间滑翔,偶尔迸出充满活力的曲子。只有贪嘴的山雀留在李树枝头,埋头分享大自然的馈赠。

树林在山坡上蔓延,有的树木直插云天,有的树木尚未成型。很多年前,生长树木的地方也是种瓜点豆的地方。当瓜果让位给树木,各种树以人类不可知的方式扎根下来。在众多的樟树、枫树、苦楝树、杉树、松树之间,一棵硕长的金合欢树突破重围,在高处张开疏朗的枝杈。夏季晴日,金合欢树细密的羽状复叶间,一团团蓬松的金黄绒球簇拥着,在树林的高处光彩熠熠。没有谁知道这棵金合欢的来处,也许是哪只鸟衔来的种子,也许是哪只小兽蹄窝粘着一枚荚果。似乎是最后一户老人搬走的那一年,漫步者才发现这棵林中唯一的“忘忧树”。

林间随处可见古老的布满星状苔藓的巨大岩石。这些苍黑的石头以年长者的姿势斜卧在树丛中,使得林中显出更深邃的寂静。林子并不茂密,各种树木只是随意生长,灌木和冬茅还在三月的萧瑟中,火棘果在岩石拓展的无遮拦天空下,像永不熄灭的火焰。坐在岩石上倾听,便听到泉水般动听的鸟鸣,听到一只野鸡在某个草丛窸窣的踩踏声,一只山鼠掘洞的沙声。来自遥远年代的岩石,倾听了林间多少秘密啊!也只有岩石,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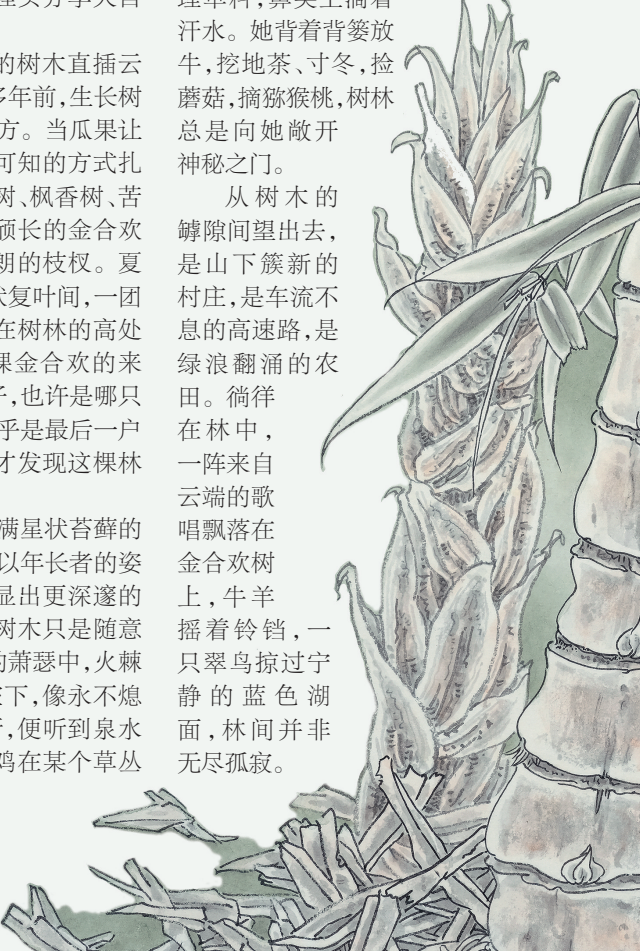
悉每一种树木的来路和去路,熟知林中生命的消亡与呈现。

在一片杉树和樟树之间,嵌着一泓银镜般的湖泊。那真是一片毫无杂质的水域,一棵水草也不见,幽蓝的水面映着山的样子、树的样子。一条从高处林地流来的小溪无声地注入湖中,使得湖水永不枯竭。湖的南边,筑着一道年代久远的堤坝,坝上灌木丛生俨然成林。湖水曾经顺着堤坝旁的砂石小路下山,滋养村庄和田野。连绵的春雨加速了溪水的流淌,隐藏草间的流水恍若按到了山地的脉搏,感知到土地深处盘根错节的活力与奔涌。流水携着小路下山,依然在村巷拨响往昔的琴弦,唱着来自林地的春消息。

一只犄角粗壮体格威猛的黑山羊,摇着铃铛出现在叶芽初露的灌木丛中,几十只黑山羊陆续现身,在林中沙沙啃食。这是一位牧羊人的头羊,铃铛一路叮当,羊群一路跟随。这位牧羊人几年前上山,住进了老人遗留的青砖小屋,以瓦罐打水,柴火做饭,养起了黑山羊。饮山泉,食青草,羊群像一个游牧部落在林中迁徙无定。当牧羊人坐在大青石上唱小调的时候,沙哑的声音长着翅膀在林中扑棱棱地飞,树林的沉默显得那样微不足道。

在树林往山谷里延伸的盆地里,盖着几个天蓝色的大棚子,那是一位养牛人的牛场。近百头黑牛、黄牛、花斑牛晨出暮归,是林中另一个游牧部落。养牛人是一个被太阳烘烤成古铜色的年轻女子。寒冬浓霜遍地的日子,她穿着背心光着膀子整理草料,鼻尖上滴着汗水。她背着背篓放牛,挖地茶、寸冬,捡蘑菇,摘猕猴桃,树林总是向她敞开心扉之门。

从树木的隙隙间望出去,是山下簇新的村庄,是车流不息的高速路,是绿浪翻涌的农田。徜徉在林中,一阵来自云端的歌唱飘落在金合欢树上,牛羊摇着铃铛,一只翠鸟掠过宁静的蓝色湖面,林间并非无尽孤寂。



窗外的光斜斜地切进来,落在地板上,停成一滩懒洋洋的琥珀。我在屋子的一角坐着,什么也没想,什么也想不了,只觉得心里头那片空落落的地方,正一点一点被无可名状的酸楚给填满。

这酸楚来得没有缘由,又或者,缘由太多,太琐碎。它或许是从那过于明亮的日光里来的,有些蛮横,照得我纤毫毕现,连鼻尖上那点岁月的毛刺都无可遁形;又或许是从这停滞的午后时光里渗出来的,继而凝固成一块胶着的蜜,人被裹在里头,挣不动,也懒得挣。我只是坐着,看那滩琥珀缓缓移动,品满室挥之不去的寂寥。

## 阳光也是这般好

许立君

也不知怎么的,眼眶便热了。起初只是微微的潮湿,像江南梅雨天墙根泛起的一层水汽。可那水汽氤氲着,聚集着,终是承不住自身的重量。第一颗泪滚下来,沿着脸颊的弧度迅速滑下去。接着便管不住了,泪珠子断了线似的,一颗赶着一颗,慌慌张张地往下坠。我这才惊觉,自己竟在哭。为着什么哭呢?我抬起手背去揩,那湿痕凉得快,顷刻间只留下一小片盐渍似的感触。

是为那再也不会回来的青春么?我想起多年前的某个下午,阳光也是这般好。那时的我抱着一大摞书,从图书馆高高的台阶上一级一级往下跳,身旁染树的叶子哗啦啦地响。那时,我的心里装着什么呢?装着庞杂而生猛的知识,装着对远方似是而非的向往,也装着那个总在走廊擦肩,却从未敢抬眼看清的身影,以及轻飘飘的忧郁。是啊,那时我的心里仿佛同时住着春天和一只急于试飞的鸟,住着一个阔大得几乎没有真实感的世界。我觉得前路足够长,长到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走岔,去迷途,而生活本身,便是永远不会散场的仲夏夜之梦。那时的日子,是玻璃纸包着的糖果,剔透,鲜艳,蕴含无限希望。

如今,糖果早就化了,黏糊糊地沾在手上,成为怎么甩也甩不脱的怅惘。路不但看到了尽头,甚至连岔口都不多了。日子板结起来,像一块反复耕犁后又晒干的土地,规整、踏实,却也失却新鲜翻动时那充满无限可能的蓬松气息。我拥有了许多年少时渴望的东西:一扇能看见日落的窗,几架属于自己的书,一份不再让人辗转反侧的安稳。可为什么,我心里头反而空出一大片地方,专门用来盛放这无端的、静悄悄的悲伤呢?

这悲伤不为具体的事,不为具体的人,也许,只为对逝去光阴的凭吊。我像是站在一座桥的这头,望着对岸那个年轻的自己发呆。我知道她听不见,可我还是想喊;我知道她回不来,可我仍然想唤。我望着她消失在雾霭沉沉的岁月那头,手里最终擦着的,是她从衣角匆匆拂下的一粒尘埃。这粒尘埃,或许便是此刻鼻尖酸楚的全部缘由。

泪渐渐止了,脸上有些紧绷。心里头那片空茫的酸楚刚被泪水冲刷过,似乎淡了一些,显出哭过之后微微的疲惫与平静。我起身,走到窗边。日头开始西斜,那光变成近乎殷红的颜色,暖暖地敷在我的脸上。

隔壁灶间传来隐约的饭菜香,楼下小道上开始有了三三两两归家的人影,一排排草木在暮色中静静舒展……别人的生活在近处,近观似有一种哲学味道。

而我的青春,大约是真的走远了,像一艘再也追不回的航船。但它驶过时激起的浪,扬动的风,却一直鼓荡在我的生命里,直到此刻。

我关上窗,将晚霞和流动的人间声响都隔在外面。屋子重新沉入昏朦与寂静。我抬手摸了摸脸颊——是干的,心里那阵突如其来风雨不知何时已悄然停歇,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。



生活悟说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  
——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 ——

# 一菜一筷 一汤一勺

## 健康 · 卫生 · 文明

